

1982年7月30日,一架机号为50258的乳白色“子爵号”专机在飞往北京的途中被劫持,可以说,这是新中国劫机第一案,只因案件较特殊,当时没有公开报道。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,有关媒体才陆续做了有限的报道。前些日子,笔者在北京西郊机场飞行员宿舍采访了因反劫持而获得“功勋飞行员”称号、刚从副师职岗位上退下来的张景海,从而详细地了解到20多年前那起惊“天”大案。



50258号“子爵号”飞机效果图 资料图片

# “子爵号”专机蓝天惊魂

## 突如其来,专机遭遇劫持

1982年7月30日清晨,应邀前来我国访问的非洲某国陆军总司令率领的高级军事代表团,结束了在上海的友好访问,准备乘一架机号为50258的乳白色“子爵号”专机赴北京,参加解放军“八一”建军节纪念活动。

8时30分,飞机舱门缓缓关闭。此时,驾驶舱里,机长空某部中队长兰丁寿、副驾驶空军某部副中队长张景海、领航员刘铁军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。9时12分,“子爵号”像一支利箭呼啸着直刺蓝天。

起飞不多时,飞机飞出了上海空中走廊,此时,有一个人悄悄地离开了座位,溜进了靠近驾驶舱的洗手间,然后又像鬼影一样冲进了驾驶舱,“咔嚓”一声反锁死了舱门。

“不许动!立即改变航向,飞台湾桃园机场,不许说话,不老实我就和机上所有人同归于尽!”那人右手持枪,用左手把一瓶汽油泼在地板上,随即掏出了一个精致的打火机。顿时,一股浓浓的汽油味在驾驶舱弥漫开来。

张景海一震,当即喊了一声:“不好,有人劫持飞机!”听到张景海喊声,那人立即扯掉了兰丁寿、张景海的飞行帽,把唯一可与后舱联系的报话系统卡断了。

张景海、兰丁寿本能地回过头,一下子惊呆了:怎么是他?原来,劫机歹徒竟然是随团的国家某机关保卫干部郑延武!

此时的郑延武叫道,“飞航向××度!不听我的指挥,我就打死你们!”此时是9点32分,地点是无锡以东13公里的上空。

而领航员刘铁军却从耳机中听到了张景海令人震惊的声音。刘铁军没有声张,只是从身边取出太平斧握在手中,离开了报务室。透过舱门上方的小窗,刘铁军惊呆了: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,右手握着一支手枪,左手拿着打火机。从密封舱门的缝隙里飘出丝丝刺鼻的汽油味。刘铁军发现飞机是在空中盘旋。他明白,这是战友们在与歹徒周旋。再仔细一想,那劫机者不就是随团的保卫人员郑延武吗?

事态严重,不能贸然行动。刘铁军没有惊动歹徒,而是急速返回后舱报务室,向地面指挥部报告:“50258”号专机在江苏无锡附近上空被劫持,劫机歹徒是随团保卫人员郑延武。

接到报告,空军值班首长深感事态的严重和危急,立即向正在参加会议的空军一号首长紧急报告。几分钟后,空军首长赶到空军作战室,密切注视着“子爵号”专机的动向。

## 万分紧急,机组人员分头行动

飞机被劫持已经快半个小时了。兰丁寿担心时间拖长了,歹徒见不到海面起疑心,便大声说:“到台湾去没有航线,我们得研究一下航线!”

他把地图拿上来放到操纵台上,和张景海靠到一起,手在图上比画着,利用舱内的噪音,

告诉张景海:“关键是找机会夺枪。想法把他引过来,然后制服他。”张景海点点头。

张景海几次设计想把歹徒引过来,但郑延武都没有上钩。

“飞航向××度!”郑延武晃着手枪吼道。兰丁寿镇定地点点头,把航向转到××度。飞机慢慢掉转头,朝东南方向飞去。

按这个航向飞下去,半个小时就可以飞出海岸线。一旦飞出海岸线,情形将变得十分不利。兰丁寿想到这里,就小坡度地把航向慢慢地往西南方向转。娴熟的操纵技术,加上这时正在云层上飞行,歹徒没有察觉。

前舱出事了,后舱6名机组人员立即开会,经过讨论,大家在最短时间内形成决议:将机上发生的一切和机组人员的表现写成文字材料装入密封匣中,以防不测;绝不能让外宾知道专机已被劫持,保证客舱的稳定以配合驾驶员行动;向中方随团首长汇报,求得配合和支持;做好一切准备,随时配合兰丁寿和张景海的行动。

组员王贵峰来到陪同贵宾的首长面前,简要报告了飞机被劫持的情况,传达了空军首长的命令和机组的决议。这位将军问道:“那我能做什么呢?”

“一切由机组安排,您只管照顾好代表团。”王贵峰的话简单明了。

## 蓝天惊魂,成功反劫机

“调转航向××度!”郑延武一边继续吼叫,一边擦拭额头上的汗水。就在他的手臂遮住眼睛的一瞬间,兰丁寿悄悄地关闭了面前右舵罗盘的转换开关。

此时,飞机已完全由张景海一人操纵。张景海悄悄启动了左罗盘开关。就在郑延武吼叫的同时,兰丁寿又扭动了已经被关闭的右舵罗盘的指示开关。

“枪并不可怕,可怕的是那个打火机和汽油。”张景海急中生智——打开驾驶舱的通气孔。他让郑延武把地图和指挥尺递给他,借机打开了专机驾驶座底部的通气孔,以便加速汽油挥发,排除这个最大的隐患。

但狡猾的歹徒还是察觉到了什么:“怎么有风?哪来的风?”张景海回答说:“航线上气流变化,这是正常的。”与此同时,他俩悄悄按动了飞行座椅的自动调节钮,座位缓缓后移。

张景海又暗暗地启动了“子爵号”的自动驾驶仪。这样,他就能腾出双手来对付歹徒了。接着,两人趁歹徒不备,又悄悄地解开了飞行安全带。此时,舱内浓烈刺鼻的汽油味淡了,地板上的汽油积液也渐渐消失。

这时,兰丁寿从云缝中看到下面有片水域,他知道那是位于黄山和佛教名山九华山之间的著名旅游区太平湖。他立即兴奋起来:机会来了!他灵机一动,惊喜地伸手指向前方:“看,大海!”

歹徒果然中计了。只见站在他们身后的郑延武迫不及待地身体前倾,探过头来。张景海见歹徒的头探过自己的右肩,便

使出全身的力量,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地挥起拿着地图的右手,用力往上一贴,封住了歹徒的双眼,左手紧跟上去,往前一拽,顺势双手一扳,粗壮的手指如同铁钉,死命地抵住歹徒的双眼。郑延武“啊”的一声惨叫。张景海随即双腿用力一蹬,全身跃起,冲出了座椅。

几乎是同一时刻,兰丁寿“呼”地飞身越过中央操纵台,猛虎猎食般地扑向了歹徒。而郑延武扣动了扳机。但枪声被发动机的巨大轰鸣声淹没了。3个人在窄小的驾驶舱内厮打着,翻滚着……

这时,刘铁军和战友们都已来到驾驶舱门外。但异常坚固的舱门让他们干着急。正在这时,“咣”一声,这3人硬是把舱门撞开了一起摔出了驾驶舱。

由于机舱光线太暗,3人又扭作一团,他们看不清哪个是歹徒。这时,不知是谁喊了一声:“哪个是?”

“底下那个!”张景海、兰丁寿听到喊声,同时把头往外一闪,就在郑延武翻身上来还要继续顽抗时,一道寒光闪过,只听“咔嚓”的一声,刘铁军手起斧落,郑延武脑袋便开了花。

至此,这场在高空上上演的历时30多分钟的“蓝天惊魂”落下了帷幕。

张景海和兰丁寿迅速回到自己的驾驶位置。经检查,还好,歹徒射出的子弹除了给专机增加了几个“通风孔”之外,发动机正常,仪表机械运行正常,真是不幸中的大幸!

张景海系好安全带,关闭了自动飞行驾驶仪,使“子爵号”专机又恢复正常飞行状态。他轻轻拉动操纵杆,飞机加速升高。

就在这时,张景海忽然感到右腿有些麻木,使不上劲。“怎么回事?”他低头一看,右腿绿色军裤两侧有两个烧灼的洞,地板上一片血迹。

此时,地面上的人们在紧张地观察着“子爵号”的动向。突然,报话机里传来了“子爵号”的报告:劫机歹徒已经被机组人员砍死!驾驶员张景海在与歹徒的搏斗中腿部中弹受伤!飞机中弹,但无危险。外宾安全无恙,并无任何察觉,专机已飞到南京地区上空……作战室、指挥室里顷刻爆发出欢庆的掌声。

随后,首长命令:“子爵号”在南京机场降落,通知南京陆军总医院立即做好抢救张景海的准备,马上另派一架专机去南京,接外宾来京。

10分钟后,受伤的“子爵号”奉命在南京机场降落,张景海被迎候在机场的救护车立即送往医院抢救。3天后,空军某部特派一架飞机赴南京,接“子爵号”机组成员返回北京。空军部队首长们亲自到机场迎接英雄们凯旋。随后,张景海被送往北京空军总医院继续治疗。

1982年8月8日,中央军委授予兰丁寿机组“英雄机组”光荣称号,授予张景海、兰丁寿“功勋飞行员”荣誉称号。

永远/文 摘编自《龙门阵》

10多年前,3个没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走到了一起,他们是雇用关系。一个主人,两个帮工。6年前,辗转来到河南安阳的主雇3人因为一场车祸而彻底改变了关系,主人卧床不起,两个帮工却出乎意料地同时选择留下,一个打短工,一个捡破烂,挣了钱除养家糊口外,还要帮主人治病。这个已维持了10多年的互助家庭究竟是如何坚持下来的?这个家庭能走多远?

# 一个特殊家庭 演绎的人间大爱

## 机缘巧合,残疾人多了两位特殊帮工

2009年8月26日上午,安阳市解放大道与彰德路交叉口附近发生一起车祸。一辆黑色轿车将一名坐在轮椅上的残疾人撞倒在地。受伤的残疾人很快被送到医院急诊室救治,闻讯赶来的一男一女急得满头大汗,男的背着伤者跑上跑下,女的亦跟着忙前忙后。

同病室的病人对伤者的这两名亲人赞不绝口:“看看人家的家人,真是贴心。”

其实,这3个人并非亲人。躺在病床上的伤者名叫李兴章,两个跑前跑后照顾他的人叫吕建伟和刘英,他们三人之间没有血缘关系。李兴章出生在黑龙江的一个小镇子上。6岁那年,由于医疗事故,他落下了小儿麻痹后遗症,从此拄着双拐。1978年,李兴章原本当工人的父亲被火车撞死。1990年,母亲患急性肾炎去世,他辗转在河北跟着位老人学了9个月的擦鞋手艺。之后,李兴章到了青岛。

在青岛,李兴章与他的第一个帮工吕建伟偶然相遇。当时,他正坐在手摇轮椅上给客人擦鞋。两人一攀谈,竟然是同乡。见李忙得还没来得及吃饭,吕赶忙跑去给李买来了盒饭。

吕建伟9个月大时,母亲去世。两岁那年,吕因病留下了脑炎后遗症。4岁时,父亲因病去世,长大后,他独自来到山东。此后的10年间,吕在青岛当过建筑工人,拾过破烂,直到遇见李兴章。

吕见李兴章的生活不能自理,便主动提出照顾李。每天,吕推着李兴章来到海边,帮他摆上擦鞋的摊位,然后自己再出去找点零活干。李兴章每月支付给吕300元钱作为酬劳,两人从此吃住就在一起。

1993年,李兴章认识了她的第二个帮工,比他小7岁的刘英。刘当时帮一老太摆摊卖书,管吃管住,老太太每月给她150元工资。刘英老家在山东淄博农村,由于不堪丈夫的虐待便逃了出来。书摊就在李兴章的擦鞋摊旁边,两人很快熟悉起来,刘英有时见李行动不便,也会帮他干些小活。

李兴章和吕建伟都不会做饭,家务也无人料理。李便提出雇用刘英做饭洗衣服,工资和吕建伟一样,管吃管住每月300元。刘英爽快答应了。一个临时家庭组成了。

1997年,青岛海边的摊位全部被拆除。无奈,3人只得离开,他们到了淄博,一座人流量比较大的立交桥成为他们的摆摊地点。

和往常一样,吕建伟推着李兴章来到立交桥下,帮他摆好摊位,“生意好的时候,一天能挣个四五十块钱”,李兴章回忆。而吕则依旧出门找个零活干,拾点破烂卖钱。刘英则每天在住处做饭洗衣服,等他们回来。

平静的日子持续到了2003年,他们不得不再次迁徙了,因为李兴章的摊位所在的立交桥要整修了。2003年5月29日,他们来到了安阳,没想到,这次安阳之行竟彻底改变了3人的雇用关系。

灾难袭来,两帮工养雇主

一场灾难正毫无征兆地向这个特殊家庭袭来。2003年6月27日,李兴章收拾好擦鞋摊,经过安阳解放路群艺馆门前时,被一辆疾

驶而来的出租车撞倒在地,血流满面的李被120急救车送到安阳市第一人民医院,医院诊断结果为:急性闭合性颅脑损伤、左眼眶内侧壁骨折、多发性软组织损伤。

但肇事司机却一再躲着,迫于医疗费的压力,李兴章在医院住了11天后,无奈回到西关顺河街28号一间不足5平米的破旧租住处,一边打官司,一边养伤。

车祸留下的后遗症在不断弥散,再也无法擦鞋的他,失业了。车祸后,吕建伟决定留下来照顾李兴章。吕建伟心里清楚,他的工资会被无限期拖欠下去,但他并不在意,还把自己几年来积攒的8000多元钱全部拿了出来,交给李兴章让他治病救急,而刘英的工资平时已为家里买菜买面日常开销花去大部分,现在家里遭难了,她不仅拿出了仅有的几百元钱,还加紧了上街捡破烂的步伐。他们赚的钱全部交给李兴章治疗。

一晃6年过去了,虽然吕建伟没有记帐,但李兴章心里有本账,他说,现在还欠吕建伟6万多工资,欠刘英3万多,但至于这些年吕建伟及刘英两位给他治病及家庭开销有多少钱,他说:“这就没法算了。”

记者看到的安阳市西关顺河街28号,污水河边一间不足5平米的逼仄的小屋,就是3人的租住地。昏暗潮湿的小屋里,蜂窝煤炉冰凉,绳子上挂满的各色破旧衣服,挡住了本不充足的光线。在这个家中,只有4件电器:15瓦的灯泡、小电扇、旧收音机、小闹钟。

刘英说,他们家每天只买一块钱的豆芽菜:“够3个人吃两顿,除了过年,平时基本上不吃肉。”

不离不弃,互助家庭坚守未来

2009年8月26日,李兴章再次被一辆轿车撞翻在地,住进了安阳某医院的急诊病房,医生诊断为多发性软组织损伤。肇事司机留下400元钱的住院费便走了。但是,李兴章却一个劲说“这个司机比6年前那个司机好多了”。

李兴章显然很担心自己的病情,他怕再次受伤会给自己就伤痕累累的残躯留下更多的后遗症,他想早日恢复健康,好挣钱回报两个帮工,但他的这个愿望离现实越来越远了。

李兴章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车祸赔偿款早日兑现,“这样就可以给他俩发工资了”,至于以后,李兴章的意思是:“不欠他们工资了,就各自散了吧,我要是能回东北吃个低保更好,再不行,就先走了吧。”说到这里,这位坚强的汉子痛哭失声,而旁边的吕建伟气得骂他:“说啥哩?不吉利。”刘英则会陪着流泪。

说归说,两位帮工均表示,李大哥到哪里,他们就跟到哪里,“他生活不能自理,再说这么多年都有感情了”。吕建伟说得更多的是,“我可怜他,走了就没人背他出去了,离了我,他现在啥也不弄不成了”。

而刘英却说:“有时候我也想走,可走了他俩就没人管了,谁给他们做饭、洗衣服?他俩都不会。”

吕建伟每晚都会在医院陪床。他说绝对不会离开李大哥:“他去哪儿,我跟到哪儿。”这个瘦弱的胡子拉碴的男人,说这些话的时候,眼睛里充满了坚定。

朱长振/文 摘编自《记者观察》(本文有删节)